

理查德·威爾伯：二十世紀下半葉 美國最偉大的詩人

Richard Wilbur: Greatest American Poet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美]謝大衛著 朱翠鳳譯

David Lyle JEFFREY

作者簡介

謝大衛，美國貝勒大學文學與人文學傑出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avid Lyle JEFFRE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ties, Baylor
University

Email: David_Jeffrey@baylor.edu

Abstract

Richard Wilbur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finest craftsman among American poets writing since mid-twentieth century. What sets him further apart is his unusually positive and affirma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graciousness and unselfishness without a trace of the bitterness, cynicism or the nihilism such as has characterized the work of many other American poets who were his contemporaries. He is strikingly a-political, refusing to engage in the partisan quarrels which,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especially, have grown in intensity and so fractured the literary community in America. As a Christian poet in the tradition of George Herbert and Gerard Manley Hopkins, Wilbur celebrates creation and encourages spiritual re-creation in his poe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unique features of Wilbur's poems by reading some of his works closely, starting from Wilbur's latest volume *Anterooms* and tracing back to his other volume in 2004.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ichard Wilbur has been a prophet and more than a prophet. As a senior poet, his voice represents the America's younger self, a self still open to the beauty of a world renewed and ever-new.

Keywords: Richard Wilbur, Bible, gratitude, peacefulness

理查德·威爾伯 (Richard Wilbur) 如今已奔至九十高齡，他曾在1957年和1989年兩次獲得普利策獎，並於1987年被譽為“美國桂冠詩人”。大衛·奧爾 (David Orr) 最近在《紐約時報》的星期天書評專欄中將威爾伯稱之為“美國詩歌界中的元老”^①，很難想像還有誰適合這個稱號。

威爾伯出生於1921年3月1日，這一天也是聖大衛日 (St. David's Day)。他在碩果累累的一生中，看到了美國輝煌的上升期、繁榮期及不景氣時代，或許他也將看到美帝國政權的衰落。然而，儘管威爾伯本人有着“美國桂冠詩人”的稱號，他完全不是個宮廷詩人。雖然二戰期間，他曾因被懷疑不忠誠而被情報部門開除，但除了年輕時有些左派的觀點，總體而言，他實在很難被歸類為御用文人。但不可否認的是，除了同樣獲得“桂冠詩人”稱號的老朋友羅伯特·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沒有人能像威爾伯一樣，可以在詩歌中如此完美地詮釋自由及無政治偏見的美國之音——或許這也是美國文學能在現代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的原因之一。

作為第十一代新英格蘭人，威爾伯儘管出身貧寒，但也曾頻繁地出入哈佛知識分子的生活圈。據說，威爾伯夫人的父親曾是弗羅斯特早期詩歌的出版商，威爾伯因此熟讀弗羅斯特的詩歌。這些都有助於年輕的威爾伯與年老的弗羅斯特建立忘年之交。

威爾伯最新的詩集《登堂入室》 (*Anterooms*)^②，主要反映了他進入老而彌堅的遲暮之年後，對智慧與高壽的認識。這也是同題詩《登堂入室》和詩集中其他幾首詩歌的主題。在這本詩集中，我們看不到任何

* 理查德·威爾伯2017年10月15日去世，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Richard Wilbur passed away on October 15, 2017. We publish this paper in memory of this great poet.]

^① David Orr, “The Formalis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7th, 2011. See www.nytimes.com/2011/01/09/books/review/Orr-t.html.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11).

尖銳刺耳的利己主義、憤世嫉俗、冷嘲熱諷和牢騷怨恨，甚至沒有一絲暗示性的自憐。但如果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常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冷嘲熱諷或者牢騷埋怨。同樣是意識到終歸黃泉的不可避免性，威爾伯詩中體現出來的優雅智慧讓他從許多作家中脫穎而出。在《登堂入室》一詩中，威爾伯主要營造的意象可以稱之為一種原型意象——冬日的花園裏，隨風飄散的雪花吟唱着生命的晚景，但曙光乍現，陽光有如春日的暖陽照在石頭上，也照着輕舞飛揚的雪花。威爾伯將這個意象鋪展成一個舞臺，在其中演奏着他對死亡隨着時間輪迴流轉的沉思，對時間與永恆的沉思。在生與死之間，有一條無法在塵世中尋見的界限，這界限祇能出現在夢中。他說，這界限有如空中塵埃的投影。

在我們的眼前
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
相遇，沒有一絲驚訝。

Where, before our eyes /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Meet without surprise. ^①

始終貫穿這本詩集的語調，是一種被威爾伯稱為“清算”的語調，這種清算更多的是對良心的審問，而不是回顧。威爾伯曾想收回年輕時寫過的那些並不讓他滿意的詩句，但看到此意圖無法實現後，他轉而安靜地接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美中不足。一生讀詩一生寫詩的威爾伯，從來都沒有放棄過模仿喬叟或者奧古斯丁，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使用一種更加平緩的輓歌式辯解文書寫方式。在《傳道書》11:1（“Ecclesiastes 11:1”）一詩中，他描述了命運對他的特殊呼召：在生命的盡頭，我們應當“將我們的糧食/撒在水面上”（to cast “our bread / Upon the waters…”）。^② 畫面再次轉移到冬天，傳道者的水面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13.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23.

上雪花紛飛，他把他的麵包屑扔進幾乎已經被遺忘的花園中，並且許下了一個不再野心勃勃但意味深長的願望：

鳥兒也將聚集，然後
另一個春天即將到來。

That birds will gather, and that /One more spring will
come.^①

因為威爾伯溫柔的性格和確定無疑的基督徒品性，這部最新的詩集體現了一首讚美詩中應有的對生命的感恩態度。不僅為生命中的喜樂感恩，也為着生命中的悲傷感恩。2007年，威爾伯心愛的妻子夏洛特·海耶斯·瓦德（Mary Charlotte Hayes Ward）去世，儘管她的離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從他寫給亡妻的精緻而優美的愛情詩《查麗》（“Charlee”）中，我們看不到烏雲籠罩的絕望，祇看到坐聽花開花落的適意。妻子已逝，但對來生的共同盼望讓他對生活充滿了感激之情。正是這感激之情使得威爾伯完全禁止自己在詩歌中表現任何病態的情緒。在威爾伯有些古怪的詩《尺蠖》（“A Measuring Worm”）中，他描寫一祇尺蠖正努力地爬在窗戶的玻璃上，而蟲子的每一次收攏都讓他想起了希臘字母Ω（omega）——“最後的事情，生命的末了”。這就是威爾伯，他能以如此奇妙的方式書寫生命的終結。面對死亡，他並不害怕，因他積蓄了一生的力量已成為他最堅固的堡壘。他知道，在這個窗戶之外，有一條通向蛻變的光。這也是尺蠖所表示的幽默象徵：“很快地，他將長出翅膀。”^②

保羅曾經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詩歌：“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賽52：16，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23.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5.

64:4)，威爾伯的這首詩可以說是對聖保羅的一個回應。儘管這詩句因為簡單因而看起來有些讓人迷惑，但詩人在詩的最後作了精心總結，細心的讀者會記住這值得銘記的詩句：

而我也不知道
朝着不曾夢見過的天空
一步一步，我往上爬。

And I too don't know / Toward what undreamt
condition / Inch by inch I go.^①

儘管長壽之花有佳美之實也有惡臭之果，但當一個人不依靠什麼倒轉術或者其他讓人絕望的永生術，也過得很好的時候，大多數基督徒都不認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是件壞事。艾略特（T. S. Eliot）、奧登（Wystan Hugh Auden）、溫德爾·貝瑞（Wendell Berry）等基督徒詩人都曾在詩作中表達過這種思想，威爾伯也不例外。但除此以外，他還表達了一種對於自身壽命的滿足感。這種滿足，幾乎從一開始，就天衣無縫地連接起了他所有的詩歌。他的詩句中體現出來的神閑氣定再次讓我們確信理查德·威爾伯是一個智者兼詩人。

在威爾伯的作品中，有着某種意義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僅體現在他作為一個詩人所需要的藝術技巧上，還體現在他堅定地持守着一種獨特的創作態度上。那就是他總是以觀察者的角度，深情地觀察宇宙萬物，觀察自然，觀察人類。我們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略窺這種一致性。其中一首出自於1956年出版的詩集《塵世之物》（*Things of This World*）——《一個事件》（“An Event”），這是他早期的優秀作品之一。這是一首兼具熟練的抒情技巧和神學的明晰性的詩歌。另一首則是2000年詩集《蜉蝣》（*Mayflies*）的同題詩。兩首詩的主題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5.

極為相似，旨在抒寫萬物生命結構和設計中無法言喻的奧秘，就像群鳥飛翔高空時令人驚奇的流動藝術：

好像扔出去的穀物又跳回掌中
鋪天蓋地的黑色小鳥，急切地
飛向遙遠的南方，受召集合，
忽而聚集空中，忽而四散天邊
頭朝前飛且毫無異議
從蒼白的林間飛出，棲息在田野。

As if a cast of grain leapt back to the hand / A landscapeful
of small black birds, intent / On the far south, convene at some
command / At o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air, at once are gone /
With headlong and unanimous consent / From the pale trees
and fields they settled on. ^①

在《蜉蝣》中，當他觀察到“一團飛蠅的薄霧/在它們億萬次的飄升中”，這個奧秘並沒有因此減少，反而被更新了。“我目睹的不是一窩飛蟲”，他寫道，因為它們飛翔的圖案，就好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偉大的圓形舞蹈”，引導着他決意要讓自己的詩歌與永恆宇宙中的律動相聯繫，就好像“一個人的任務就是充滿喜樂地去看/呼召者的法令是何等地公平！”^② 這看不見的呼召者和微小的舞者共同合作，創造了一種優美的、動人的藝術。在這藝術中，如果我們以平常的角度去觀察和反思，祇能大嘆驚奇。

威爾伯在這裏不是討論智能設計的精妙之處，而僅僅是以一種詩篇作者或者箴言和傳道書作者的語氣，驚訝於美麗事物的錯綜複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04), 347.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6.

雜性。就像托爾金曾經提出過的，他讓自己的藝術從屬於再創造的範疇。如何回應“諸天述說”和蒼穹傳揚的榮耀，是人類藝術家不可避免的問題。這個問題讓詩人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但這種局限性並不會減少詩中的喜悅。相反，對語言局限的認知，反而促使詩人們在詩歌中表現出對大自然和得以創作的感激之情。當這種滿溢着感激的情懷，用點石成金或發人深省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時候，它能讓我們情不自禁地淚濕滿眶：

我滿懷對自己和鳥兒的歡喜之情，
寫下它們並讓它們停留在字裏行間。
成也言語敗也言語，
徒勞的企圖轉眼消散，
在某個飛逝的瞬間你可看見，
世界被相互矛盾的目標所塑造。

Delighted with myself and with the birds, / I set them
down and give them leave to be. / It is by words and the defeat
of words, / Down sudden vistas of the vain attempt, / That for a
flying moment one may see / By what cross-purposes the world is
dreamt. ①

一個敏感的讀者不會看不到威爾伯的奇妙求知和想像，當這求知和想像被精心製作成藝術時，無論從哪個階段而言，威爾伯漫長而多產的詩歌創作，都可以說是一種敬拜，一組表達感恩的讚美詩。

宣稱自己有一天也要成為詩人的德納·吉歐亞（Dana Gioia）說：“威爾伯是美國在世的最傑出的基督教詩人。”②和美國傳統的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47.

② Dana Gioia, *Richard Wilbur: A Critical Survey of His Career*, <http://danagioia.com/essays/reviews-and-authors-notes/richard-wilbur-a-critical-survey-of-his-career/>.

大多數詩人一樣，威爾伯也擅長簡潔的宏觀敘事。在人人都自以為找到了自我的後基督教時代，威爾伯的這種風格似乎讓他變成了邊緣化的詩人。但我們若細心考究，就會發現在他的詩歌中，含有許多的反文化元素。吉歐亞曾經把威爾伯的詩歌成就描述成為“諷刺成就”，也就是說威爾伯“擅長的藝術形式，大多是被當代批評界低估了的文學形式——格律詩，詩歌翻譯，打油詩，歌曲歌詞，和或許是那些不時髦但卻擁有突出貢獻的宗教詩歌”^①。事實上，威爾伯詩歌中有一首被收錄在1982年出版的美國聖公會讚美詩（*Hymnal 1982*）中。^②就像《聖經》在威爾伯其他的詩歌中起到一個顯而易見的重要作用一樣，這首詩歌反映了默想聖經帶來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將遠遠超過引喻或者其他自命不凡的參考書籍所能給的。比如說，這首題為《聖誕讚美詩》（“A Christmas Hymn”）的詩，引自英王欽定版《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詩中描述了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一些法利賽人站在耶路撒冷城門口附近，要求耶穌制止喧鬧的門徒。^③威爾伯在這裏一語雙關。將我們當下的時代和耶穌的時代進行相比，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變。法利賽人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分析，認為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具有政治性的象徵意義，但在《路加福音》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敘事與此相關。今天，我們將耶穌進入耶路撒冷這一天稱為棕樹節的第一日。耶穌的門徒在路上鋪滿了他們的外套和棕櫚葉子，在耶穌面前歡呼，並用《詩篇》第118篇的話大聲讚美他，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從《路加福音》可以看出，耶穌榮入聖城並不是一種世俗性的政治佔領或者統治，而是對大能者的承認。很明顯，門徒們的歡呼喝彩與《路加福音》第二章中天使們對牧羊人唱的讚歌性質相同。這也給耶穌的回答增添了一

^① Dana Gioia, “Richard Wilbur: A Critical Survey of His Career,” <http://danagioia.com/essays/reviews-and-authors-notes/richard-wilbur-a-critical-survey-of-his-career/>.

^②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 *The Hymnal 1982* (Church Publishing Inc., 1982), 104.

^③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00.

種強大的、讓人顫抖的力量，他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路19：38-40）威爾伯在詩歌中運用的並列句式形成了一種美麗的沉思，默想着神聖詩人的救贖藝術及其神妙莫測的奇光異彩。通過一盞穩定地燃燒在一個謙卑的巴勒斯坦人心中的燈，我們看見了萬王之王的降生。在簡陋的馬槽、破爛的搖籃中，我們唱起了讚歌，聖枝主日的“和散那”宣告“天國近了”。此時，受難日耶穌釘十字架帶來的痛苦和伯利恆的馬槽裏嬰孩降生時的喜樂交織在一起，使得這一刻更具有永恆的意義：

但如今，在世界的末了，
卑微的將被高舉，
群星都將揚聲歌唱，
每一塊石頭都將歡呼。
每一塊石頭都將歡呼，
稱頌這個嬰孩
藉着他降卑來到我們中間
世界得到和解。

But now, as at the ending, / The low is lifted high; / The
stars shall bend their voices, / And every stone shall cry. / And
every stone shall cry / In praises of the child / By whose descent
among us / The worlds are reconciled. ^①

這首讚美詩對基督降生的闡釋，和歷史上的釋經書籍一樣，明確有力地突出了《路加福音》的主要關注點，即墮落的人類與神聖的創造主之間的重新聯合。和福音書一樣，這首詩不僅突出了真理與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我們的政治耳聾眼瞎的特徵。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01.

威爾伯並不是一個幼稚的宗教信仰者。他敏銳地觀察到聖經中具有大量反諷口吻的敘事，並將這種反諷口吻清晰地運用在詩歌創作中。比如說《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節中記述加大拉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但實際上是為了向耶穌表示他們的不滿，因為耶穌雖然治好了被鬼附的人，卻使他們失去了一大群豬。聖經中沒有寫加大拉人的不滿，威爾伯卻在《〈馬太福音〉第八章》（“Matthew VIII”）中以加大拉人的語氣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正是通過加大拉人這種看似有情可原的埋怨，威爾伯諷刺了加大拉人對物質財富的迷戀。除此以外，《夏娃》（“Eve”）、《彼得》（“Peter”）、《在水面上行走的人》（“The Water Walker”，關於聖保羅）^①等詩歌也運用了類似的手法。在這些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威爾伯對這種反諷手法的偏愛。即使是在宗教肖像畫中描寫使徒們的形象，威爾伯也不會試圖用一些比喻性的句子去粉飾、修正使徒們曾經犯下的錯誤。如他筆下的掃羅，在變成保羅之前，並“不是光的伙伴”^②。再比如，在《彼得》一詩中，他略顯冷漠地、毫無隱瞞地記錄了彼得曾經犯過的嚴重錯誤。使徒彼得在詩中向讀者為曾經的過犯表示深深的懺悔：在客西馬尼園，他粗心大意地睡着了；在大祭司的僕人面前，他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暴躁脾氣，用刀砍掉了士兵的耳朵；還有他三次不認主帶來的持久羞耻感。

通過對人類充滿缺陷的肉身的描寫及對缺陷的蔑視，威爾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上帝的奇異恩典，比如關於聖比德的《日晷》（“Gnomons”）一詩，或《約翰·克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③ 當我們試圖從威爾伯的詩中推斷出一種神學思想時，我們會發現他的作品中瀰漫着《詩篇》十九篇的精神，其中有對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30, 269, 147 & 410-1.

^② *Ibid.*, 412.

^③ 參考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81& 311. 聖比德（Venerable Bede, 672-735），著有《英吉利人民教會史》，被稱為“英國歷史之父”；約翰·克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 349-407），因其雄辯演講和講道，也稱為“金口約翰”。——譯者注

自然萬物的深深喜悅，也有對詩歌語言的局限性的無奈，因而祇有通過暗示才能將比詩歌語言自身更高一層的意思表達出來。這樣的推論和文學批評研究有些遠，但從理解威爾伯的作品來講，卻是引導我們正確理解其詩歌作品的方式之一。儘管威爾伯強調暗示的表達作用，但這並沒有讓威爾伯的詩歌抽象難懂或虛無縹緲。1995年，在與另一個詩人朋友保羅·馬里安尼（Paul Mariani）一起接受《影像》（*Image*）雜誌採訪時，威爾伯已經指出了這一點。他自嘲說，作為一個詩人，他更多認同的是傑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而不是艾略特，因為他屬於“那種將讚美當做最重要事情的基督徒動物”^①。在彌撒禮上，即使宣讀的是他在神學上認同的尼西亞信經，他還是更喜歡“高舉你的心”呼聲之後的簡單回應時刻。

他是在稱讚頌揚以後才在詩歌中引用《聖經》的話語。這是一種回應式的引用，而不是說教式的引用。這種引用含蓄不鋪張，並賦予經文新的生命力。威爾伯清楚地意識到，在解釋和闡述經文時，一個審慎的詩人尤其需要自我約束力和高超的翻譯技巧（比如詩篇19：14）。否則，就容易陷入胡說八道的境地。威爾伯認為，所謂詩人的創作，僅僅是表面的。我們可以從《謊言》（“Lying”）一詩中的三句看出這種觀點：

在嚴格的意義上，當然
我們沒有發明任何事物，而僅僅是個見證者
見證那每日清晨帶來曙光者。

In the strict sense, of course, / We invent nothing, merely
bearing witness / To what each morning brings again to light.^②

^① Paul Mariani, “A 1995 Interview with Richard Wilbur from *Image: A Journal of the Arts and Religion*,” 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s_z/wilbur/imageinterview.htm.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83.

他的小詩《證據》（“The Proof”）通過四個對句，同樣委婉地表達了詩人作為上帝創造的一首詩，對上帝恆久忍耐的愛充滿了感激。

我是否應該為上帝創造我而愛祂？
我不過是上主的話語，這些字句會愛我嗎？
然而，若我使祂的作品變成雜音與結巴，
一個自由的主語便解散了祂所有的語法，
我愛祂，因祂從不曾在震怒中
一勞永逸地在紙上把我隔開，
而是，想到或許我也能讓祂愉悅，
祂劃掉“刪除”，耐心地寫下“保留”。

Shall I love God for causing me to be? / I was mere
utterance; shall these words love me? / Yet when I caused his
work to jar and stammer, / And one free subject loosened all
his grammar, / I love him that he did not in a rage / Once
and forever rule me off the page, / But, thinking I might
come to please him yet, / Crossed out delete and wrote his
patient stet. ^①

一個詩人，如果不是如此無愧地接受《聖經》及其傳統的恩惠，就不可能如此成熟和心滿意足，也不可能一氣呵成，富有特徵而又詩意地寫下雖稍顯古怪但謙虛，且充滿了感恩之情的詩句。除此以外，威爾伯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詩，比如說他寫給妻子查麗的美麗愛情詩^②，寫給孩子們的充滿愛意的兒童詩，寫給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打油詩，還有遊戲性的謎語詩。這些詩讓我們忍俊不禁，並讓我們在笑聲中再次學會去愛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28.

^② *Ibid.*, 30.

那些本應不被忘卻的事物。

不僅如此，威爾伯還是一名卓越的詩歌翻譯家^①，他曾經翻譯過許多法國詩人和俄國詩人的作品。或許，翻譯工作是他日常開支的主要來源。在翻譯上，他擁有着驚人的天賦與耐心。他能夠讀懂他人的聲音，誠心地熱愛其他詩人的詩歌，並能毫無偏差地把每種語言中詩的獨特節奏感翻譯出來。就好像一個先知準確地用人類的語言傳達神的話語，我們在閱讀威爾伯翻譯的作品時，也仿佛在聆聽一位抒情先知的話語。

以先知的方式翻譯各種語言的詩歌，並達到聽覺上的極度協調，對威爾伯來說，已經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不管是在神聖的經文還是世俗的詩歌翻譯中，他都力圖做到這一點。他與他在《給一個先知的忠告》^②（“Advice to a Prophet”）中所諷刺的那些巡迴表演或電視上的“先知”完全不同。事實上，他一直都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樣做祇會使譯者闖入讀者的視線之中。況且，“先知在本鄉本族從不受歡迎”。威爾伯告訴我們，這個美麗的世界是為了我們能夠使用和欣賞而創造的。通過我們的再度體驗，我們或許也會滿懷感激，就像他也為這一切寧靜的藝術獻上感激之情一樣。

或許可以說，理查德·威爾伯的所有詩歌，從某種特殊意義來說，都是愛情詩。對可看得見的此世之愛讓他妙筆連珠，對不可見的彼岸之愛讓他妙筆生花。他筆下的語言是如此地真實自然且不矯揉造作，如果不是因為它們如此美麗，我們就很有可能把他當作一位再熟悉不過的親密朋友，就好像某一個黃昏的傍晚時分，夕陽照落在花園的走廊上，他靜靜地站在我們中間，柔聲地訴說着生命的美麗。

但是我們不要被他給欺騙了。理查德·威爾伯並不是那可有可無的尋常朋友。一個傑出詩人的偉大把戲往往會利用我們先入為主

^① 威爾伯曾以詩歌形式成功地翻譯了17世紀法國喜劇家莫里哀的多種喜劇，並於1963年獲博林根翻譯獎。——譯者注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58-259.

的觀念把我們引向一個錯得離譜的方向。通過精心挑選的詞語，這把戲讓我們注目於環繞身邊的世俗之物的耀眼光環，致使我們去愛那些瞬間轉變並終成腐朽的美麗事物。威爾伯早期詩歌《美麗的變化》（“The Beautiful Changes”）中的最後一節預言了其詩歌作品中這種持久不變的特徵。他敏銳的洞察天賦、組合詞語的卓越才華，以及他的慷慨寬容和具有說服力的溫柔姿態，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一束美麗玫瑰，為我們新鮮呈上。讓我們在接受他詩集中的詩句作為禮物的同時，對他舉杯說他在多年以前曾對他人說過的話：

你手捧玫瑰的方式總是在訴說
它們不祇是你的；那些美麗的變化
以如此親切的方式，
一直在期盼着
事物與事物本身可以分割，以便能再次發現，
失去是爲了所有它觸碰之物可在一瞬重新回歸奇蹟。

Your hands hold roses always in a way that says / They
are not only yours; the beautiful changes / In such kind
ways, / Wishing ever to sunder / Things and things' selves
for a second finding, to lose / For a moment all that it
touches back to wonder. ①

理查德·威爾伯教會我們打開一扇通往想像殿堂的大門，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其他的詩人所不能比擬的。從這個角度上講，他是一個先知，但又不僅是一個先知。對於那些用眼看用耳聽的人而言，他已經是，也將永遠是一位傳遞安慰話語的使者。儘管威爾伯被譽為“美國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462.

詩歌界中的元老”，但他的聲音依然有如美國的年輕一代，依然對這個萬象更新的世界敞開胸懷，並心懷感激獻上讚美。

譯者簡介

朱翠鳳，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U Cuifeng,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Email: juliecuifeng@163.com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 *The Hymnal 1982*. Church Publishing Inc., 1982.

Mariani, Paul. "A 1995 Interview with Richard Wilbur from Image: A Journal of the Arts and Religion." See 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s_z/wilbur/imageinterview.htm.

Orr, David. "The Formalis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7th, 2011. See www.nytimes.com/2011/01/09/books/review/Orr-t.html.

Wilbur, Richard.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04.

_____. *Anterooms*.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11.